

1422

1418

斐

然

集

一六

變

變

變

變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臣王鉞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四

子產傳

宋 胡寅 撰

子產字子產鄭之公族子國之子也達治知變正而有
子產之八年子國侵蔡獲司馬燮鄭人皆喜惟子
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子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鄭伯獻捷于晉其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侵蔡也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我民乃及楚平使行人告于晉晉人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誰敢違君明年晉帥諸侯軍于城下鄭人恐乃行成楚子聞鄭與諸侯同盟于戲也復伐鄭鄭人患晉楚之故謀使晉師致死于己乃侵宋以怒之又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師觀兵

于鄭東南門之外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然後納斥堠禁
侵掠盟于蕭魚蓋五年而鄭國得寧卒如子產之說焉
初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駟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
亂攻執政于西宮殺子駟及子國獨司徒子孔知之得
不死子駟之子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
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
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

于北宮殺尉止盜衆乃奔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夫豈不可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乃討西宮之難

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

殺子孔而立子產為卿襄公二十有二年晉人

徵朝于鄭少正子產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
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
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二年六月朝于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
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
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
草木吾臭味也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

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
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淝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
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
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
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
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
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人憚其辭自是免于大國之討范宣子為政諸侯之
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
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
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
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
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初陳
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襄公之
二十五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入陳城陳
侯奔于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數俘
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
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

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與神明之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五父之亂先君莊公與蔡
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
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是以有
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埋
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

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

四

上子展次子西
次伯有次子產

且子展之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將知政矣讓不失
禮楚子及秦侵鄭楚人獲鄭大夫皇頡以獻于秦鄭人
取貨于印氏子太叔為令正以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
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為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皇頡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師未興而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師起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悅不禦寇楚人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汜而歸明年宋向戌請于晉楚欲弭諸侯之兵果盟于宋自是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蔡侯自晉歸過於鄭鄭伯享之不敬
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
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
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惰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
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
禍未幾蔡世子果弑其君固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而
不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則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
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舍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
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
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
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延陵
季子聘于上國至齊說晏平仲至衛說蘧伯玉至晉說
叔向適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